

「作物學教室」光景

謝兆樞 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楔子

昭和九〔1934〕年二月春寒料峭的某一天，夜幕低垂，憑臨新店溪河岸可眺賞水景的紀州庵〔今天的同安街 107 號〕，一群據說來自富田町的酒客正酒酣耳熱，為首的是一個大禿頭的長者，已經無法再硬撐他平時一貫的嚴肅，半鬆開的領帶，歪斜的身子和身邊的一群年輕人鬧成一團，推倒了一排的「一升瓶」，什麼長幼有序已難分難解。為首的長者，又滔滔重複著當年在熱海旅館「風呂」後酒席上的那段話：

「禿に悪人なしというが、よくいったものです。…」

〔有道是禿頭無惡人，誠如其所言哪。…〕

年輕人中，有一位上排牙齒特別潔白、外突的，站起身來，搖搖晃晃走到長者身邊，熱情地將他摟著，兩人嘻嘻哈哈、瘋言瘋語，年輕人竟也肆無忌憚地摸起了長者的大禿頭，已失去分寸地開起了平常少見的玩笑說：「老師啊！您的頭好大好圓好亮啊！…」。

有識者隨即認出，原來這群富田町來的酒客是師生關係。那為首的長者就是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作物學教室」講座的主任教授磯 永吉。

〔圖〕：一張泛黃的老照片：紀州庵〔關東料理屋〕。此處在日治時代，曾有八家料理屋，如今為碩果僅存的一家遺址。



曙光

1868年10月23日（舊曆9月8日）日本宣布改元明治，結束了日本三百年近乎鎖國的二元統治狀態，開始了史上有名的「明治維新」，這包括了從前一年起的大政奉還、王政復古以及之後的廢藩置縣（1872年）、西南戰爭結束（1877年）、實施內閣制（1885年）、確立憲法（1889年）等諸多政治變動。舉國發奮圖強，銳意求新求變，全面推行西化與現代化運動，發展科學、振興教育、脫亞入歐。其中，1885年廢除太政官制，建立內閣制，伊藤博文被任命為第一任總理大臣，森有禮被任命為文部大臣，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文部省是當時新政府的中央省廳之一，管轄教育、文化、學術等。森有禮的任命就攸關日後的發展，其中以教育為甚。

森有禮1847年出生在日本薩摩藩（今鹿兒島）一個下級武士家庭。青少年時代先接受漢學啟蒙教育，而後開始接觸西方科學知識。十八歲那年，他奉藩主之命與十幾名學生一起赴英留學。由於當時幕府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出洋，為掩人耳目，他們只能以去日本的南海道為名出海，而且每個人還不得不改姓換名，森有禮就改名為「澤井鐵馬」。森有禮留歐期間，深受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國家主義思想的影響，被伊藤博文延攬回國擔任文部大臣後，極力主張維護君主立憲制。他主張，為了國家的富強而辦教育，為了維護國家政體而實施國民皆受軍事訓練的教育，在學校教育行政上要根據國家經濟的理論來辦事。根據這種國家主義教育思想，1886年政府制定《學校令》，其中包括《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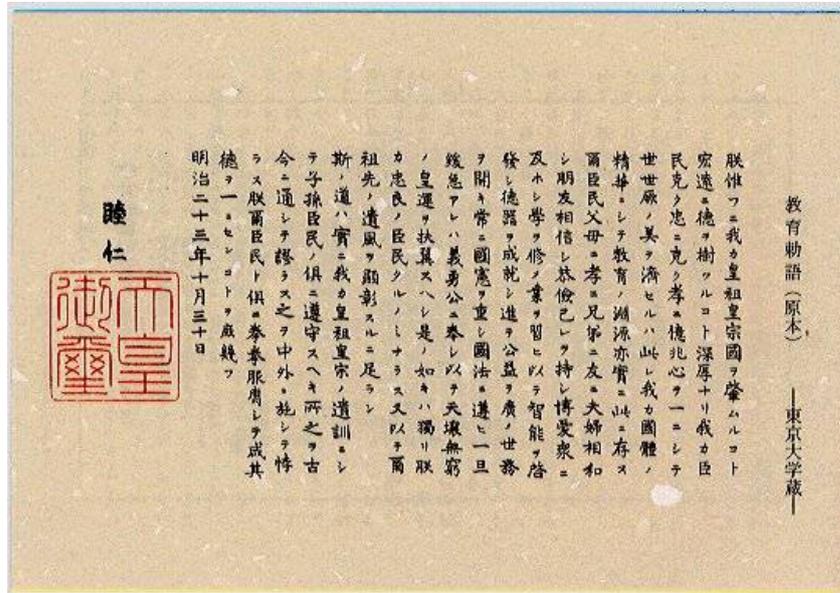
〔圖〕：森有禮（森 有礼 Mori Arinori，1847年4月23日－1889年2月12日），日本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改革家，是日本現代教育的先驅和首任文部大臣，被稱為日本「明治時期六大教育家」之一、和「日本現代教育之父」。1889年被反對者刺殺身亡，短短四十一歲的人生，卻給日本帶來深遠的影響。



帝國大學令

《帝國大學令》的要點是,規定帝國大學由大學院和分科大學組成;大學院側重進行學術和科學研究;分科大學設法、理、醫、工、文 5 個學院〔後來改成學部〕,其任務是適應國家的需要傳授學術、技術方面的理論和實際知識,培養國家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緣此,東京大學〔創立於 1877 年〕改名為帝國大學,效法德國辦理大學的經驗,十分重視教學和研究。帝國大學即由大學院和分科大學兩部分構成;其分科大學,原來工務省管轄的工科大學,農務省管轄的東京農林學校和山林學校合併建成的農科大學,相繼成為帝國大學的工科大學和農科大學,以前原有的幾個學部分別改為法政大學、醫科大學、文科大學、理科大學。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又成立了京都〔1897〕、東北〔1907〕、九州〔1911〕、北海道〔1918〕等幾所帝國大學,原第一所即改名為東京帝國大學。其間,各帝國大學紛紛冠上本地名稱,以示區別,第一所帝國大學的名稱前面加上“東京”二字,更深一層含義是使其成為各大學的樣板。這時學校的體制也發生變動,為便於統一領導,分科大學制又改為學部制。1895 年「馬關條約」,清廷承認朝鮮獨立,又將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1910 年大韓帝國(李氏朝鮮)與日本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朝鮮半島正式併入大日本帝國成為日本領土,大韓帝國(李氏朝鮮)滅亡;1924 年日本在京城府(現在的首爾 Seoul) 成立第六所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1928 年也在台灣成立台北帝國大學;之後,分別又在大阪〔1931〕與名古屋〔1939〕成立到達二次大戰前總共九所帝國大學的高等教育體系。

〔圖〕：教育勅語〔きょういくちよくご〕：1890年明治天皇頒佈的教育詔令。統合1886年一年之內連續頒佈的教育法令：即《帝國大學令》、《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和《師範學校令》〔統稱1886年《學校令》〕，一起形成了帶有濃厚軍國主義色彩的日本近代學校制度。



講座制度

帝國大學成立，體制上的規劃有非常明顯的森有禮與福澤諭吉〔1835－1901〕*等人「脫亞入歐」的思想與實踐，其中仿從最細緻精確之一，就是從1893年即開始自德國引進的「講座制度」。「講座」是教育研究的單位。最初，它的編制是一講座一教授〔或一助教授〕。這種「一講座一教官」的制度一直持續到1918年的「大學令」制定之前。之後，改成教授一名、一名助教授、助手則依據講座的性質不同而有差異，約一至三名。主任的教授被要求「明確化專攻責任」。那時候有的講座的種類、名稱會以「教室」或「研究室」來稱呼〔そのまま講座、学科目というときもあるが、教室や研究室と呼ばれることもある〕。「大學的目的是在學術研究而不是教育」這樣的理念具體呈現在講座制度上。講座制要求教授必須集中心力於「專攻一科」，也就是擔當講座的主任教授是在已有侷限的專業領域中從事學問與研究工作，這包括對學生的教授以及對學生研究的指導，主任教授個人的風格自然就是該講座的重要指標。

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在成立之初，即規劃成立二十四個講座教室，此一計劃構想，總共經歷了五次變動，費時三年，至1930年2月方得完全落實。台北帝大是戰前日本帝國在南方「唯一的綜合大學」。由於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台北帝大自始即致力於「南方研究」、「熱帶研究」，特別是以農為學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為了取得產業及資源，農學更被重視。農學部的被凸顯、重視是導致理農學部間對立，

甚至在昭和 18 年〔1943〕分設的主要原因。因此，若說理農學部中的主軸是農學部，那在農學部中的佔有主軸地位的則是農學科。

*：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及教育家

〔圖〕：1928 年 3 月 17 日敕令，在台北高等農林學校〔現在的行政大樓〕校址 — 台北市富田町〔とみたちょう〕47 番地，設立「台北帝國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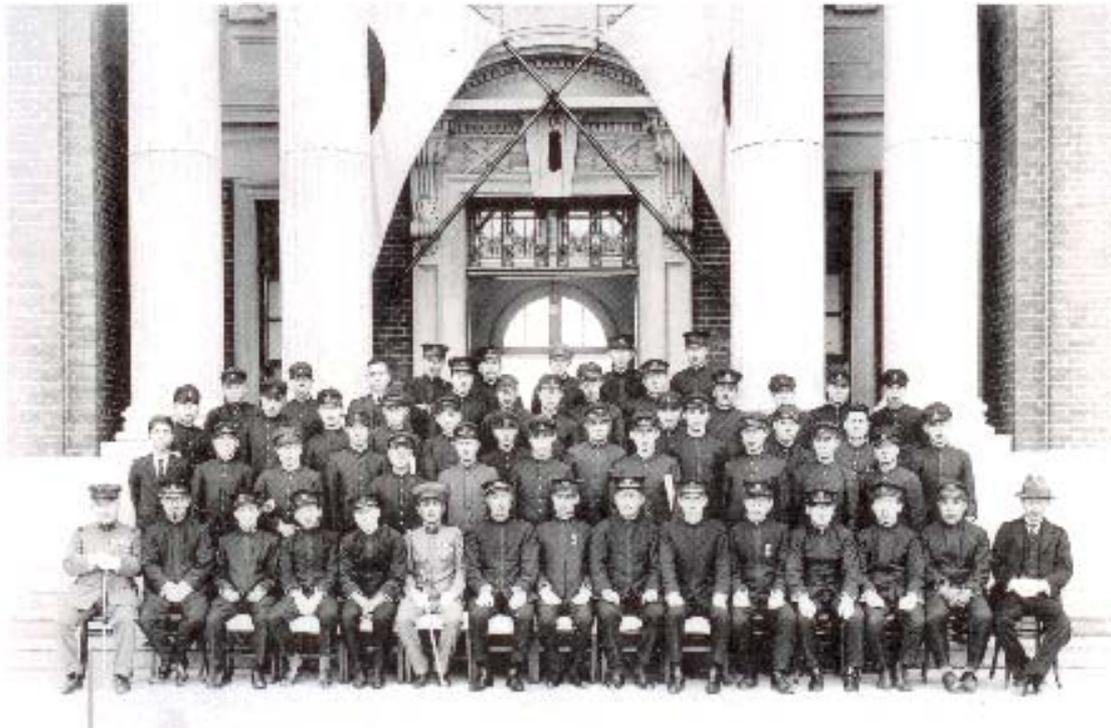
農學科的講座

及至 30 年代後期，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因時空的因素，從原先的「理農合一」的辦學理念，走向對立，此時的農學領域已經設有十九個講座，它與今天的農學院架構已相去不遠了。這十九個講座是：氣象學〔1 個講座教室〕、生物化學〔1〕、農學・熱帶農學〔4〕、農藝化學〔3〕、植物病理學〔1〕、昆蟲學養蠶學〔1〕、應用菌學〔1〕、畜產學・熱帶畜產學〔2〕、家畜衛生學〔1〕、家畜病理學〔1〕、製糖化學〔1〕、釀造學〔1〕、農業工學〔1〕。農學科學生主要是以農學・熱帶農學及植物病理學講座教室為主，此外，也有學生進入農業工學、畜產學、氣象學等講座。若從上述講座的教師組成、人員的配置與分擔份量來評比當時有所謂的大講座與小講座〔講座制については、教員組織の職階や、講座制度における人員配置、役割分担の状況に応じて、大講座制、小講座制という 2 つの区分がある〕，農學科的「農學・熱帶農學講座」無疑是陣容最大、最強的一個，它確實是後來早期農學院農藝學系、園藝學系及農業經濟學系的基礎。

「農學・熱帶農學講座」的四個「教室」及其主任教授分別是：

第一講座 農業經濟學教室 農學士 奧田彥
第二講座 園藝學教室 農學博士 田中長三郎
第三講座 作物學教室 農學博士 磯永吉
第四講座 育種學教室 農學博士 市島吉太郎 安田貞雄

〔圖〕：農學部本部大樓〔現在的行政大樓〕前畢業典禮的師生。



第三講座「作物學教室」

「作物學教室」，當時所使用正式之英譯為「Laboratory of Farm Corps」；其實有些講座教室也有譯為「Institute」，例如：「農學・熱帶農學講座」的第二講座「園藝學教室」，其正式英譯就採用「Horticultural Institute」，由它們的英譯名稱，這些講座「教室」的位階就更為明顯。

「作物學教室」成立於1930年，至1934年時，有教授一人、助教授一人、助手三人、雇員二人。

主任教授：磯永吉。

助教授：渋谷常紀。

助手：森山軻次郎、古城坤三、三屋壽夫、菅益次郎〔前後任〕。

雇員：野村圓、國武乙未生。

主任教授磯永吉，1886年出生於日本廣島。1911年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農科（1918年改制為北海道帝國大學，1947年更名為北海道大學），1912年來台灣，擔任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的技手，1914年晉升為技師，在台中州農事試驗場〔當時仍由台北高等農林學校主持〕，擔任米質改良農務技師，指導及監督台中州內的農業。1913年與時任台

北廳農務主任的平澤龜一郎，發現大屯山山麓火山堰塞湖盆地的竹子湖，此發現促成後來有緣在此開啓日本稻與台灣蓬萊米的種植、採種與推廣的試驗。在台中州農事試驗場任內，指導他的屬下末永仁（1886~1939）進行台灣在來稻改良與日本稻改良的研究；末永仁在1924年做「龜治」與「神力」的雜交，1929年選出「台中65號」，開啓了台灣蓬萊米的新時代，故人稱磯永吉為「蓬萊米之父」，稱末永仁為「蓬萊米之母」。1928年磯永吉以「台灣稻種育成的研究」獲博士學位，1930年被聘為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出掌農學・熱帶農學第三講座—「作物學教室」；1933年更受任為理農學部附屬農場場長。

「作物學教室」的專攻主題是作物的栽培、改良與研究。農學科學生進入他所主持的講座，從發表的研究文獻可以看到當初他們的研究對象涵蓋了水稻、浮稻、陸稻、小麥、蕎麥、甘藷、甘蔗、亞麻、菸草及豆科綠肥作物等；也可以看到他們的研究內容涉及了純系分離、淘汰選拔、品質性狀改良、產量構成因素、感光感溫生理、裡間作栽培、耕種技術、倉儲技術等，甚至還參與豬、雞的育種改良，在在顯示這是一個極為活絡的熱帶農學的研究單位，更顯示在這種講座制度金字塔塔頂地位的領導者，又在有第二講座〔早兩年成立〕、第四講座〔同年成立〕的環視之下，他是如何的以其特有的風格異軍突起，游刃有餘行事其間？

〔圖〕：蓬萊米之父磯永吉〔照片來源：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百合子. (1974). 磯永吉追想錄.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作物學教室」のスタイリスト*

磯老師〔日文：磯先生〕在台北帝大校園的鐵馬英姿，是當時農學科學生爭相傳誦、亟盼一睹的丰采。

那個時候的上班交通，汽車的數量真的是屈指可數。公務車只有幣原總長〔校長〕、大島〔理農學部〕部長、村上〔文政學部〕部長等人才有得乘坐的；起初，磯老師跟田中、奧田、渋谷、松本、素木等老師一樣都是搭乘公車上班的。自己開自用轎車上班的大概只有總是西裝筆挺的氣象學家白鳥教授和教英語的デル・レ老師兩人。生病身體虛弱的工藤教授則是坐著人力〔三輪〕車來學校的。

後來磯老師就一直改騎腳踏車上班，老師的腳踏車的手把很高，腳踏板很低，踏板上面還裝上了很有趣的套蓋。老師上班都穿著白色官服，頭戴圓盤官帽，那頂官帽的樣式跟以前東鄉大將**的很類似，很具威嚴；再加上磯老師這樣的裝扮，騎在腳踏車上總是保持著正襟危坐的姿勢，眼睛直視正前方，決不左顧右盼，專心致志，嚴肅而優雅地踩車前進，那模樣真是好看！「作物學教室」のスタイリスト之美名不脛而走。有學生刻意恭維老師，磯老師說了：「任何人只要是從腳踏車上摔了下來，無不倉皇起身，環視四周，趕緊牽起車子逃之夭夭的。」〔「だれでも自転車でころんだとき、必ずまわりを見廻してから自転車をおこすものだ」〕；原來這位スタイリスト對自我的要求，已臻如是至善至美的境界，雅不願意讓人窺見絲毫他摔車出糗的模樣，所以他專注、嚴肅地騎車。於是一些調皮的學子們，在目睹丰采之餘，總是在期盼巧遇スタイリスト能有摔車的一天，可是據說，從來沒有人有過這樣的機會！...於是，有更調皮的學子又想到，當有幸在洗手間與磯老師萍水相逢，並肩小解時，老師的神態也一如鐵馬英姿，嚴肅直視前方，專心致志；斯時也，「大江滔滔、揮灑自如」的學生也從沒為難老師之好似「細水長流」，各自為政〔私はおお小便、先生はこ小便らしい〕，老師解完竟也不發一語，昂然闊步幾度連手也沒洗就速速離去，學生分明在老師府上洗手間都看見過洗手乳皂，這廂又是所為何來？也是スタイリストの矜持乎？害臊乎？

*, スタイリスト(stylist): 具有或追求優美或獨特風格的人。

**，東鄉平八郎（とうごう へいはちろう，1848－1934），日本海軍元帥，海軍大將，從一位大勳位功一級，侯爵，與陸軍的乃木希典並稱日本軍國主義的「軍神」。在對馬海峽海戰中率領日本海軍擊敗俄國海軍，成為了在近代史上東方黃種人打敗西方白種人的先例，使他得到「東方納爾遜」之譽。

〔圖〕磯 永吉穿著官服領受二等瑞寶勳章紀念照〔照片來源：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百合子.(1974). 磯 永吉追想錄.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午餐會報-1

午餐在「作物學教室」是一個很特別的時間。在農學科二樓大教室*靠裡面有一張大桌子，也當作實驗台使用。「作物學教室」的師生們一直都有著相聚一起吃午餐的習慣，不知何時開始，這張大桌也就被「約定俗成」，當作飯桌一起用餐。通常在接近用餐時間之前，「作物學教室」學生中長得很可愛的台灣年輕人陳君**〔教室には、たしか陳君と云つたが、可愛い本島人の少年がいた〕，就會騎腳踏車到老師家，把師母準備好用白色布巾包著好提的午餐，外加一只熱水保溫瓶，帶回學校；渋谷助教授和學生松尾、古城、徐***、森山、野村、渡辺、佐佐木、川田、陳、森下、田村，還有一個女生松田嬢都自己帶便當，或者在學校販賣部購買。這個時間的「特別」之處，除了是大家和樂融融一起輕鬆用餐之外，它常會是「作物學教室」課堂的延伸，內容比起課堂上更廣泛、更具高度、更活絡，有時候免不了會有不分輩分的激辯與真性情的表露。

通常等磯老師在最裡側正中間的位置坐定，看著磯老師擦拭著光亮額頭上的汗水〔好忙的老師！〕，打開溫馨的白布巾裡的便當，倒出一杯熱開水，於是大家就各自打開便當，開始用餐。年輕學子總會在別人的便當菜色上大做文章：像古城君適值新婚，他總是帶著購自大學食堂的「稻荷壽司」〔豆皮煮得鹹鹹甜甜的豆皮壽司〕，大夥兒就起鬨說他現在過得最甜蜜，他就羞紅了臉；像佐々木君就偏好「奈良漬」〔ならづけ 是使用清酒酒粕醃漬的醬菜，黃瓜、西瓜、生薑等蔬菜都是常用來醃漬的材料。〕，大家說他分明就是酒鬼一個；田村君最悲情，他每天一定帶兩三片「沢庵漬け」〔たくあんづけ 日本黃蘿蔔乾。用白蘿蔔、砂糖、鹽、白醋、乾辣椒、番紅花的雄蕊（染色用）醃漬而成。〕，他總是說等到再吃完總長一尺半的黃蘿蔔乾，就可以畢業了，磯老師都會瞪他一眼，取笑說田村君很有

趣。席間也會穿插磯老師對初生孫子伶俐模樣的描述，大家都從老師蕩漾的眼神裡，分享著他的幸福與溫馨。

*：早期在四號館農藝系的「農實一」教室。

**：故 農藝系 陳炯崧 教授，講授作物栽培原理、稻作學。

***：故 徐慶鐘 行政院副院長。1945 年台北帝大移交給中華民國政府前，最後一次頒給兩位農學博士之一，是台灣本土培養出來最早的本地人農學博士。原任台大農藝系教授。

〔圖〕農學科的教室。後排左起：松尾浩氣、古城坤三、徐慶鐘、森山鞆次郎、野村圓、渡辺尙武、松田孃；前排左起：渋谷常紀、磯永吉。〔照片來源：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 百合子. (1974). 磯 永吉追想錄.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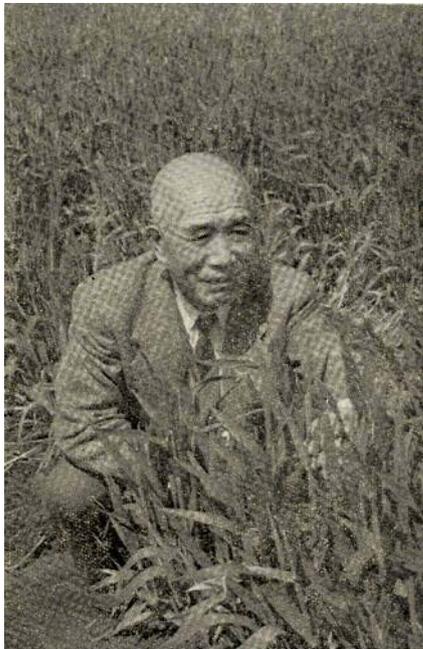
午餐會報-2

這群師生在午餐餐桌上的話題，像極了一盆泥鰍，很難刻意定睛去想「鎖定」那一尾；話題的發展很難預料，常常是話鋒一轉，就會差之千里。可能是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虔心於農學，話題總是不知不覺都會在餐食之間轉向農業。

磯老師就常有感而發，他提醒學生：「農學要做的事情，就是非得仔細思考、貫徹農業的利潤不可。」〔農学をやるものは須く農業の採算性に徹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在那個時代，糧食作物都是一貫處於戰備安全考量〔想想在台灣，糧食糧價的自由市場與育種家的品種權是幾年前才開始的事！〕，磯老師超越「軍國」時代的思想不可不謂高瞻遠矚、語重心長。磯老師雖然是以水稻之學見長，但是他「作物學教室」的研究領域卻涵蓋諸多熱帶、溫帶作物種類。在他的認知，農作物之間，各種作物都有它們固定的位置與重要性，農學與農業都要讓各種作物適性、統合發展。午餐席間就有學生認為：「蓬萊米的生產已給日本內地米帶來壓力，台灣什麼都可以生產，為何非得生產米來造成日本內地米的困擾...」云云〔蓬萊米が内地米を压迫してこまる。台湾は何でも作れるのだから敢えて米を

作って内地を困らせなくもよいではないか。〕，在座的田村君也應聲附和，老師很不以為然，他認為好的產品是帶動改良的契機，沒有「誰壓迫誰」、「誰取代誰」的問題，他很不悅地說：「稻米如果真的壓迫了甘蔗，那麼糖廠的煙囪早就倒了好幾根了。說說看有什麼可以取代米的東西！」〔甘蔗だって米におされて煙突がぐらついている。米に代れるものがあつたら出せ〕。

〔圖〕磯永吉與小麥：作物沒有「誰壓迫誰」、「誰取代誰」的問題。〔照片來源：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百合子. (1974). 磯永吉追想錄.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午餐會報-3

在座又有學生對於老師舉甘蔗的例子很不以為然，他直言辯駁：「老師啊！從單位時間和單位面積來衡量農地的卡路里生產量，甘蔗比米好太多了，不要再種稻米，來改種甘蔗不是很好嗎？」〔單位時間に單位面積の農地から生産されるカロリーは米より甘蔗の方がずっと多いから、先生、米はやめて甘蔗を作った方がいいのではないですか〕，磯老師一改先前的嚴肅，很幽默地回答他：「你說得也是啦，那麼你就不要再吃米飯，每天都改吃砂糖吧！」〔確かにそうだから、あなたは米を食うのやめて砂糖を食べなさい〕，學生臉上就三條線；席間

有些話題是評論時政的，像徐君*就對日本統治台灣的行政深表不滿，經常引起在座的古城、森山君的反擊，徐君就會陷入可憐的孤軍奮鬥，這種場合，磯老師總是安靜聆聽，給予他們最大的尊重；反倒是田村君很同情徐君，總是不忘記提醒他自從台北高校時代，他的言行就已經惹來刑事警察的注意與跟監。

除此之外，有很多課外活動的規劃，也是在這個午餐時間裡搞定的，這又是森山、古城兩君的拿手好戲，此二君堪稱是「作物學教室」最頑皮的學生〔後來留任「作物學教室」講座的助手〕〔この森山さんと古城さんが教室の悪童がしらであった。〕。只有他們兩人敢慫恿老師帶同學去「壽司屋」或「料理屋」大快朵頤，甚至「大酒呑む」一番，磯老師也從不吝於給學生補給營養與放鬆精神；又因為磯老師身兼大學農場場長、農業試驗場種藝科科長，老師跟那邊的職員交情甚篤，所以古城、森山也常慫恿老師就在農場來個雙邊棒球對抗賽，磯老師也言聽計從，大夥兒打球打得樂不可支。更驚悚的是在那個時代，老師家中竟然也舉辦「洋味」十足的聖誕節晚會，這分明也是出自此二君之大手筆。凡此種種，讓學生在日後回想起來，總是不覺莞爾，倍感馨念。

*：故 徐慶鐘 先生。

〔圖〕：磯老師有時候很嚴肅，有時候卻很幽默，對學生總是言聽計從。



「大酒呑む」

「作物學教室」的師生一起到料理屋喝大酒〔大酒呑む/大酒飲む〕的風氣是其來有自的。因為磯老師就自承很喜歡喝酒，而且他也很喜歡在工作之餘，帶著學生出去喝酒休息，調整身心；可以想像，磯老師一定是日本「万葉集」大詩人大伴旅人〔おおとものたびと，665-731，奈良時代貴族、歌人〕所作之「讚酒歌」〔「酒を讚むるの歌」〕的愛好者，一邊舉杯，一邊吟詠：「故作賢良狀，醜容不可言，人而不飲酒，只見似猴猿。」〔あな醜、賢しらをすと、酒飲まぬ、人をよく見ば、猿にかも似む〕。老師就跟友人私下表示過：「我

真的很喜歡喝酒，但我自己決定每次只喝兩杯為度。」〔僕は酒が大好きでね。だが一回に二杯しか呑まないことに決めているんだよ〕；老師平日的試驗工作所調查的資料，需要用到大量的生物統計分析，他年輕時候喝酒都是屬於「豪飲」級的「大酒呑む」，每次豪飲後翌日，統計計算就會一直出錯，後來因為決定要到美國留學，他人生裡還有很多野心，因此就決定在喝酒上開始多所節制〔若い頃の僕は相当な酒豪でね。何度も大酒呑んだものだ。ところが酒を呑んだ翌日、どうも統計の計算に狂いが多くなってね。その頃、アメリカへの留学が決まっていたからね。まだまだ人生に野望をいだいていたし、思いきり酒を止めることにしたのだよ〕。等到磯老師擔綱「作物學教室」講座時，他的節制似乎就已放鬆不少，酒過幾巡，平常很嚴肅的老師也會開始「無礼講」〔ぶれいこう〕— 要大家不要拘泥小節，盡情喝酒。話雖如此，絕大部分「作物學教室」的學子們豈敢忽視這等森嚴的階級，盡情至沒有禮節的地步，然而其中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台籍的徐君*，他總是最放得開，酒酣耳熱之際，他能跟老師勾肩搭背，他最喜歡老師的大禿頭。

*：故 徐慶鐘 先生。

〔圖〕：「作物學教室」有學生畢業，大夥兒就會在料理屋「大酒呑む」，以表慶祝。前列左起：徐慶鐘、田村猛、古城坤三、渋谷常紀、磯永吉、野村圓、佐々木五九郎、森下進二；後列左起：齋藤巖、杉本相模、千浦太郎、平野昇一、野本茂、黃榮華、詹丁枝、森山鞆次郎、川田勸、陳炯崧。〔昭和9(1934)年2月〕〔照片來源：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 百合子.(1974). 磯 永吉追想錄.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典藏.〕。



老師的禿頭

「禿頭是許多男人心中的痛」，人都這麼說，「スタイリスト*」的磯老師如何能例外？

大家都很好奇，老師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禿頭的？大家只知道，老師對他的早禿一直耿耿於懷。根據老師友人塩飽 茂的回憶，他在昭和3〔1928〕年初抵台灣，老師就已經是禿頂了〔當時既に丸禿でした〕。那個時候，老師會把耳邊還長有的頭髮梳理得服服貼貼，每每攬鏡自照，他總是很自我安慰地覺得自己還不至於到「大禿」的地步〔先生で自身は、鏡で見て、そう大禿ではないと自ら慰めていたようですが〕。其實旁人由他的頭頂往下看，老師的頭已經是像「滿月」一般地光亮了。如果老師自己看到，一定會更覺得感傷吧！

老師除了很在意自己的禿頭之外，他對別人「頂上」的變化也出奇地敏感與關注，一種很「微妙」的心情寫在他的臉上。塩飽氏個人就是不折不扣的遺傳性早禿，他在總督府偶有的會議場合遇見磯老師的時候，髮際線已經向後拓展，「沿途」逐步通透可見，磯老師對塩飽氏「頂上」狀況的進展，常表現「異常期待」的「愉悅」心情，就像對後輩高才門生在課業成績表現優異一般〔恰も加茂さんや林さん達高弟の学殖が豊かになっていくのを楽しまれるのと同じように、私の頭の進展を異常な期待と楽しみをもって注意されていました〕——那是一種深慶後繼有人，唯恐特異的孤單的心情吧？其實，門生故舊總是很體貼老師那種「微妙」的心情，大夥兒每在酒宴上都會幫著讓老師開心，說什麼「大致說來從世界人類觀之，頂上風光跟文明進步是有相關的，越是文明的民族禿頭的人就越多，證據就在於，世界上禿頭最多的是德國人，其次是美國、英國與法國等人。」〔それに大体、世界の人類をみても、頭がよくて文明が進んでおる民族程禿頭が多い。その証拠に、世界中で一番禿が多いのはドイツ人。次がアメリカ、イギリス、フランスといったところ。〕，老師聽了總是抿著嘴，含蓄地微笑，讓人好生不捨；果若如是，吾人寧可像在「紀州庵」那一晚的「大酒呑む」，老師和徐君** 一起渾然忘我，「世上無聊事，何需反覆思，一杯濁酒在，痛飲甘如飴。」〔験なき、ものを思はずは、一杯の濁れる酒を、飲むべくあるらし〕***。

*： スタイリスト (stylist): 具有或追求優美或獨特風格的人。

**：故 徐慶鐘 先生。

***：「讚酒歌」〔「酒を讚むるの歌」338。〕

〔圖〕：「晩年の一日」，含蓄的笑容，卻不知老師心裡深處，是否依舊遺憾—禿頭？

〔昭和40(1965)年〕。〔照片來源：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 百合子. (1974).

磯 永吉追想錄.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典藏.〕。



後記

準備給本系列寫作的資料，還有一些沒有用上的，於是就仿照司馬 遼太郎〔(しばりょうたろう)、1923 – 1996。日本小説家、評論家。本名福田 定一(ふくだ ていいち)]的方式，把它們都寫進跋裡面。如果單就描寫「作物學教室」講座「光景」，在此停筆，其輪廓已足夠由講座主任教授的人格與風格勾勒出來一個梗概，然而停筆後的心情起伏卻久久無法平復；當初開始規劃要寫這個系列的時候，我正在寫有關於我在伊利諾大學的兩位老師的「一樣感懷，兩樣典型」系列，因此當我讀到磯老師昔日門生故舊，像田村 猛、齋藤 巖、坂上行雄、塩飽 茂等諸君，在「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 百合子. (1974). 磯 永吉追想錄」一書中，對「作物學教室」講座以及磯老師的回憶，例如，「老師只要有機會，在豐富的談話內容裡總是會有極富機智的話語。那種獨特的口吻、笑顏、聲調，總是讓人有難忘的印象」〔先生は時により折にふれて豊富な内容の、機智に富んだ話をされた。あの独特の、口許、笑顏、声は、忘れ難い印象である〕〔齋藤 巖〕、「如今這位老師也走了，那種心想能長時間看到老師禿頭的模樣已不復可能。真的有點淒涼的感覺啊！」〔その先生も今は亡し。あの長い間気にされていた禿頭も見るに由なし。さびしいことです。〕〔塩飽 茂〕等等出自門生等肺腑之言、都讓我很感動不已，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學子們很馨念的是磯老師除了是一介農學大師、「蓬萊米之父」之外，他是一個能讓人有感受很深的「人」！我在本系列的下筆，很自然就跟著這些學子前輩們的心情一路走下來；磯老師真的是一個很率真的「平凡」人，他一直覺得平凡是最好的人生，只是因著很多的外在因素，讓趨於平凡的程度受到影響而已〔人間・平凡に生きることが一番よい。だが平凡になることはむづかしいものだよ〕。老師晚年曾題字自娛曰：「高鳴常向月 善舞不迎人」〔昭和 34 (1959) 年 12 月〕，多少都可以體會老師的一貫心境。

如果真的是要深入描寫磯老師的偉大，那是不可能就在這裡停下來的，再說這也不是我個人的能力可以為繼的，我想我只能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做這樣的分享與緬懷，畢竟這個「作物學教室」有著遠大於我系*三分之一強的歷史淵源，我們在「四號館」建物風簷展史一讀，昔時「作物學教室」場景、光景、風華皆已不再，但是在歷史的長河裡，它一定漂流下來一點什麼吧？我才疏學淺只能引到水邊一眺；說心情，那就更是慚愧面對讀者方家了！〔全文完〕

致謝

非常感謝 劉建甫在磯永吉小屋臉書上寫的“磯永吉博士是蓬萊米之父，蓬萊米之母呢?”，該文激發我寫了「靦腆的育種家－蓬萊米之母 末永 仁」；之後才又有機緣寫下這段有關磯 永吉教授的「作物學教室」講座的「光景」；而其中最重要的資料也是來自建甫借我的「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 百合子. (1974). 磯 永吉追想錄」。總之，是建甫催生了這一切可以讓我們回味無窮的故事。我也要謝謝八十二歲的母親大人，我常常拿著日文的資料請教她老人家，每遇有疑難處，母親在孤燈下查閱字典的身影讓我很感動；田智方赴京都大學深造前也幫了我很大的忙，在此一併表示最大的謝忱。

參考資料

- 1.李文良 理農學部農學科簡介. 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 142-169.
- 2.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 百合子. (1974). 磯 永吉追想錄.
- 3.甘超英 (2003). 《教育勅語》與日本近代教育的啓示。 公民受教權的法律保護 2003年3月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第一版。
- 4.雷頤 (2010). 明治維新後日本為何一步步滑向國家主義。 鳳凰網歷史。

*：「作物學教室」〔農學・熱帶農學第三講座〕與「育種學教室」〔農學・熱帶農學第四講座〕再加上生物統計部門，就是民國 34 年 8 月 15 日之後，台灣大學農藝系的濫觴。

〔圖〕：臥病中的磯老師。歷經長年的病痛，從沒放棄希望、從沒忘記要用笑顏來努力度過〔長い年月の病苦にも、希望をすてず、笑顔を忘れずに、過してくれました〕。〔照片來源：川口四郎. 川口愛子. 磯 百合子. (1974). 磯 永吉追想錄.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典藏.〕。

